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清〕吳懷清 編著 陳俊民 點校

關中三千年譜

(陝)新登字 008 號

關中三李年譜

陳俊民 點校

*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西安市陝西師大 120 信箱)

(郵政編碼 710062)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排版

陝西省新華書店經銷 西安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6.25 插頁 5 字數 262 千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

ISBN 7-5613-0038-7/K·10

定價: 9.50 元 精 12.50 元

夫主國心文者，其意蓋在闡明思想文化之精華。因此吾國文化之精華，

關中思想文化叢書

總序

同世界所有古老文化相比，惟有中國文化燦爛豐富，源遠流長，延續不絕。陝西關中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無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形成和發展，還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建構和塑造，對中國理想人格的設計和追求，無疑都有過重大的貢獻和價值。

關中長安（今西安）曾是周、秦、漢、唐等十多個王朝的古帝都，占居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達千年之久，至今地上地下一直保藏着非常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料，亟待人們繼續開發、研究。自西漢張騫通西域，開闢了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以後，漢明求法，達摩東來，法顯、玄奘西行，中印、中亞文化得以成功的融合，從而促使中國傳統文化繁榮昌盛，達到了當時世界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中華民族在漢唐時代這種剛健

自強、開放進取的文化心態，印度佛教中國化及中外文化衝突——交融的歷史經驗，都需要人們從理論上繼續進行總結、消化。

漢唐以降，盡管關中長安已失去了古帝都地位，但因經歷了隋唐儒、釋、道三教思想文化的交融，于北宋便有張載「關學」應運而興，與濂、洛、新、蜀並為顯學。北宋陷于完顏之亂以後，「關學」雖幾乎「百年不聞學統」，但作為金元道教的「全真派」，却以「三教圓融」的「道德性命之學」標宗而在關中崛起，並勢如風火般地傳播於北方各地。直至明清，馮從吾（少墟）、李顥（二曲）則相繼創立、復興關中書院，「明學術，正人心」，聚徒講學，提倡「實學」學風，以氣節、道德相尚，高揚關中人文精神。這表明關中文化有如活水源頭，從未止息；但它的生命力却最終難以衝破封建制而走向近現代。面對西方文化的不斷傳入，關中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究竟怎樣做出創見性的回應，這更須當代學者冷靜的反思和求索。

於是，清理關中的文化遺產，展現它的真實面目，評判它的是非功過，發揚它的優秀傳統，便是擺在我們面前一項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和現代使命。因此，在國家教委袁華先生的關心支持下，我們決定編纂這套關中思想文化叢書。

我們設想選入這套叢書的著作，既要有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來探索關中文化的研究論著，也包括對歷代關中思想文化重要典籍的整理成果；既期待有真正從文化學着眼、綜合性地展示關中文化發展過程的名作問世，更歡迎那些以體現不同時代關中文化特色為宗旨的系列著作列入我們這套叢書。總之，凡既能啟迪讀者思索，又有利於文化積累的有心之作，我們均竭誠歡迎。

我熱切期望海內外學術界、讀書界關心、支持我們這項工作的進行。我深信，經過十年、二十年，這套叢書將蔚為大觀，人們也將通過對關中文化日益深入的了解，而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國的壯麗前景。此所望焉，以是為序。

陳俊民

一九八七年十月序於西安

前言

關中三李年譜八卷，清吳懷清專爲考信、闡揚明清之際整屋李顥（二曲）、郿縣李柏（雪木）、富平李因篤（天生）等關中三李之道德文章氣節而編撰。

吳懷清，字蓮溪，自號啞道人，陝西山陽人。生平事蹟，未見史傳，僅據有關記載得知，懷清於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舉進士，擢庶吉士（見續修陝西省通志稿卷四十一選舉二），官詞林。辛亥革命後，以翰林院秘書郎之職與編修金兆豐等同修德宗實錄，嗣後被聘修清史，民國十七年戊辰（公元一九二八年）冬十月病卒。（見本書金兆豐跋）關中三李年譜就是吳懷清在「辛亥國變」，「身遭易代」之後，藉修史餘暇，「竭四十年之力」，精心撰成的一部專著。

吳懷清其所以身「居民國」而要竭力盡心「甄綜清之三李」，這主要因爲他是清末「儒林耆宿」，和三李同有「身遭易代，倦念先朝」的「故國舊君之思」。三李是明末清初社會大

動蕩時代的理學家。這一痛苦的王朝更替，帶來了異常活躍的諸子迭興，與南方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北方孫（奇峰）、傅（山）諸子同時異地并起，而關中「人文頗盛，隱逸爲多，王山史、孫豹人、王復齋、雷伯籲諸賢，其卓卓者，而當時雅重，尤以三李之道爲最尊」。（見本書自序）李顥「最爲儒宗，實踐躬行，守死不貳」，李因篤「以文學名海內，而慷慨有豪俠氣」，李柏「堅苦卓絕」，「意氣浩然」，「蓋不羈之才而獨行君子也」。三先生雖處境各殊，學亦不同，但志趨則一，皆「遭易世之後，懷玉披褐，逐世而無悶，困阨窮餓而不悔」（見本書井岳秀序）皆「以道德氣節聞天下，諸儒慕之，均重操行，薰陶所及，遍於鄉國」；（見本書宋聯奎等跋）皆「身遭易代，倦念先朝，至今讀其遺書，故國舊君之思，油然溢於楮墨，道德文章，均足信今傳後」（見本書自序）「使天下正義不絕如縆，是誠足風已」。（見本書金兆豐跋）這種「抗節不屈」，「窮愁著述」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正是吳懷清彙刺羣書，詳稽博考，曲證旁參，以成三李年譜的主觀動因。但他猶如「孔子生周世，闡揚殷之三仁」一樣，想借傳信三李之學，以達到「挽回世變人心」之目的，（見本書金兆豐跋、宋聯奎等跋）這無疑是違反歷史發展的空想。

盡管如此，他作爲民國初關中學者，對三李史料的搜集和考訂，却是十分嚴謹而翔

實的。正如他在民國十四年乙丑（公元一九二五年）初成書時所寫的自序中所稱：

懷清生晚，去三先生二百數十年，妄不自揣，備筆餘暇，緝閱遺著，推求行蹟，旁逮史志傳記，一言涉及，莫不甄采，以廣舊聞，即平日所與往還，亦仿張石州譜牘、閻兩徵君例，附識名貫歷略，藉資考證。昔人記載，偶有失實，必爲辨訂，俾足傳信，非敢立異也。其有分年編次，考證無從，則逆之以意，或竟闕焉。歲歷五周，稿凡四易。

先是「廩廩焉藏之巾笥，秘不示人」，後經友人慫恿，遂付手民，雖在病中，但仍「扶病研覈，無斯須離冊子。雕刊後乃校讎，罔敢略也；商榷後乃編訂，罔敢訛也。鈇規紕繆，料簡貞實，以至於再四弗憚煩」，直至民國十七年戊辰（公元一九二八年）臨終前，「猶逐日守一編，隨閱隨改，隨改隨簽。」（見本書金兆豐跋）可見「其心苦，其勤至矣！」（見本書井岳秀序）

三李年譜共八卷，譜前有王樹枏序、井岳秀序、李潛源叙言和吳懷清自序，還有關中三李年譜徵引書目，列實錄、國史、方志及私人著述三百有三種，其中方志尤多。譜後有夏孫桐跋、金兆豐跋等。其卷一至卷四爲二曲先生年譜，卷五爲雪木先生年譜，卷六至

卷八爲天生先生年譜。每譜均先列年譜，後列附錄，凡涉及人物事件，或考證，或博引，均以雙行小字附入正文之下。二曲先生年譜四卷，前兩卷爲年譜，據清惠靈嗣李二曲歷年紀略增輯而成，敘事較詳，以記學行爲主，後兩卷爲上、下附錄，上卷有國史列傳、墓表、墓石文及有關傳略多篇，下卷爲諸家文集中有關二曲著述、軼事及書札等，未附二曲集補遺二篇。雪木、天生二譜均據其墓碣、傳志、詩文及有關記載輯成，亦以記學行、撰述爲主，其詩文按年分系。而且，雪木譜後附有康熙四十年、五十七年、乾隆元年及光緒十八年等數條，記身後喪葬、入祠、立墓等事；天生譜後附有受祺堂集補遺十一條。凡此皆堪補史冊之未備，發三李之「正學」，不僅對於我們今天研究三李思想最爲切要，而且對於探討明清之際關學及整個理學的終結，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總結性意義。這就是我所以點校此書的主要緣由。

三李年譜的版本有二，一是民國十七年戊辰（公元一九二八年）仲春吳懷清初刊於京師的默存齋刻本，經懷清子永燁校字付梓。但過去此本流傳不廣，中國書店於一九五七年依原版已重印發行。二是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公元一九三六年）由陝西通志館排印的關中叢書本，此本是依默存齋刻本又經長安宋聯奎、蒲城王健、興平馮光裕校訂而重

新排印的，除卷末增加宋聯奎、王健、馮光裕合寫的跋外，與刻本完全相同。

因此，這次點校即以默存齋刻本爲底本，除用關中叢書本對校外，還依據吳氏所引各書，主要是實錄、國史、方志和私人著述的現存通行本，進行了必要的他校。吳氏徵引古籍達三百有三種之多，其中附錄和注中引文有照錄原文者，有概述原意者，有刪略摘要者，有偶而脫落一二文字者，有篇目誤植或兩文篇目混一者，情況較爲複雜。此次標點，凡注中引文，一般不細別照錄原文者與概述其意或刪略者，以清眉目；除引文個別與理解文義直接相關的明顯差誤或訛舛衍脫，出注說明或出校改正外，凡因引錄者所用版本或引錄文時隨手改正其明顯錯誤而造成與今通行本不同，則一律從舊，不回改。至於一般筆誤、形誤、古體、異體和後世避諱字等，則逕改，不再出校說明。

本書初稿完成於一九八四年秋，曾得到過中華書局、陝西師大一些好友的關心和協助，陝西師大圖書館提供了版本與查書之便。一九八六年春，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國的新形勢下，陝西師大出版社接受了此稿，景存璧副總編爲其能參加國際圖書博覽會以弘揚關中文化，而在組織編校方面付出了不少心血，特聘請師大中文系教授郭子直先生審閱了全稿，提出了非常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並致謝。一九八七年初

夏，我自新加坡、聯邦德國研究講學回國後，有幸從北京中國書店購得前幾年重印的關中三季年譜默存齋刻本，利用暑假空暇，附案又重新點校出現在這個本子，幸虧陝西省新聞出版局徐承剛先生的熱誠幫助，今方得以付梓。有所資益，識以感念。

本書雖歷經五載，三易其稿，但限於學力、經驗，其中錯誤定所難免，切盼方家指正。

陳俊民

一九八七年十月序於西安

王樹枏序

吾嘗痛國家當新故乘除之際，君臣之義，禮義廉恥之防，掃地殆盡。而乾坤之所以不息，人道之所以常存，端賴二三遺佚，抱道自重之士，死生不顧，利害不知，獨毅然以一身繫名教綱常之重。吾觀明之末季，抗節不屈之士，泰半出於山林韋布之徒，而關中三李尤飛名海內，照人耳目。向讀三先生之傳，凜然想慕其人，然亦僅知其略意而已。

山陽吳蓮溪太史，與余同參清史之役，朝夕過從，近始出其所爲三李年譜示余，且屬爲之序。觀其彙刺羣書，詳稽博考，凡情事之舛迕，年月之柴廩，莫不曲證旁參，爲之一一訂正，以徵信後世。至其足跡所至，執經問難之徒，同氣應求之侶，皆與附識名貫，以誌當時有朋自遠之樂。烏呼，富哉！何其備也！是書譜二曲先生最爲詳賅，其一言一行，凡足以扶持正學裨益人心者，罔不備載於篇；至雪木、天生，則就其詩文以求事實，逐年編緝，而兩先生之文章氣節已備具於是，然則此二譜直謂之詩文箋註可也。

昔者孔子嘗歎，中行不得與，而求其次於狂狷。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蓋二者皆可進於中行之道，故聖人思所以裁之。竊以二曲之學似子夏，聖門之狷也；雪木之學似子張，聖門之狂也；天生則博學多識，與子貢爲近者也。三子者雖不同道，要其高尚之節，皜然不滓之懷，孔子所謂「不降不辱，歸潔其身」，則一而已矣。雖然士之所遭有幸有不幸焉。順康之際，上有求賢若渴之君，士之抗節不回者，亦必溫詔優容，不强脅以奪其所守；下之學士大夫，有適館授餐之雅，往往聞風慨慕，爭相聘問，下榻留賓，一時之樂道尊賢者，深以國有顏子不知爲恥，且有割田買宅以濟其困而恤其貧者。不意至今二百餘年，餘韻流風，竟寂然消滅，不復聞於斯世。士之歌南山而賦北門者，所在皆是，甚至播棄黎老，殄絕斯文，不惜唱焚坑之議以禍我國者。士氣之衰，人心之喪失，一變至此，益使吾人穆然遐想三子之所遭，爲不可遇也。

戊辰孟夏，新城王樹柟。

井岳秀序

關中學者，清首三李。而二曲最爲儒宗，實踐躬行，守死不貳。晚年獨營聖廬，屏絕妻子，終其身在家國之喪，可謂醇乎醇者矣。天生以文學名海內，而慷慨有豪俠氣。同時諸老，尤與顧亭林、傅青主善。天性醇摯，陳情一疏，世以比李令伯。雖出處與二曲小異，而二曲引爲宗弟。惜受棋堂集，今佚一卷，家國之際，微言遂絕，甚憾事也。雪木行事，頗少概見，要其堅苦卓絕，爲二曲一輩人。觀其展轉太白山中，餐冰飲雪，而意氣浩然，不改其素。讀櫟葉集，識議精闢，如見其人，蓋不羈之才而獨行君子也。三君者，處境各殊，學亦不同，而志趨則一，皆遭易世之後，懷玉被褐，遯世而無悶，困阨窮餓而不悔。夫士有負才挾智，蹈險蒙辱，以赴事機之會，或至一切不顧，以圖饜所欲而快一時之意，卒之身敗名僂者，何可勝道？其或僥倖成功於萬一而生人之遭其楚毒者，已無噍類，而斯世亦陸沈矣，其視三君爲何如哉！

今去三君，二百餘年矣，書缺有聞，著述之存者，至非故家好事，莫能有之，後生學子

每不能盡悉先賢立身本末。蓮溪先生，儒林耆宿，魯殿靈光，修史之餘，慨焉興歎，懼去古愈遠，文獻無徵，高詣孤芳，將墜於地。於是搜羅放佚，探討舊聞，參校鉤稽，年經月緯，次三君行事，爲三季年譜。凡以發潛德之幽光，起學人之景行，風衰世而厲未俗者，其心苦，其勤至矣。

書成，屬序於余，余惟鄉先賢之行誼，賴是書以廣其傳，而蓮溪先生之功，其存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曷敢以不文辭，爰慙付剞劂，而樂爲之序。

戊辰夏五，蒲城井岳秀。

李濬源叙言

余髫齡時，聞諸先大父言，吾族自明由山西移居來陝，始爲蒲城人。始祖諱義甫公，與天生先生之始祖同名焉。至詳細顛末，則以年代湮遠，而家乘又燬於兵燹，無從稽攷，時引爲憾。每欲旁徵博採，又以案牘勞瘁，不獲如願。商山吳太史蓮溪先生，品學精純，名高山斗，濬源公務餘暇，時相過從。先生著有三李年譜一書，凡歷十四寒暑，慘淡經營，堪補史冊未備，發潛德之幽光，示來茲以正鵠，守先後之心，如或見之。書成，擬付梓民，公諸海內，詎意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而先生返道山矣。迺者其子永燁廣續遺志，釀貲發刊，以濬源係先生忘年交，且又與聞其事，走丐一言，濬源義不容辭，兼慶吾族來陝之緣起，亦於是而得借鏡焉，爰忻然而爲之叙。

時歲次己巳桂月下澣，鄉後學蔭山李濬源叙於燕山邸次。